



乡愁一动,就要回故乡去——这几乎成了我每年固定的习惯,在故乡住上个三五时日,思乡、恋乡的情绪才能稍得平抚,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再到异乡做事,写作,读书,心境才会宁静下来。

回故乡

阿成

故乡在黑龙江的尚志。先前,尚志称珠河县,这条流经故乡的“盈盈一水”蚌孕黑色的珍珠,因而得名“珠河”。1927年,珠河升县,家乡的一位姓孙的先生写了一副对联:“载酒赋诗,溯白山王气,黑水霸图,胜迹蔚成新栋宇/先忧后乐,看四境桑麻,万家灯火,欢怀奚止快登临。”这大约便是“豪华版”的故乡面貌了。清朝版图的奠基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即乾隆帝也曾赋诗咏赞过我的家乡,“盈盈一水限同乌,两界河山此地殊。岸涌长流横北鄙,天生异宝出东珠。”这样看

来,无论如何,故乡还是有名气的。珠河县是在1946年11月改为尚志县的,为的是纪念曾在故乡与倭寇战斗过的赵尚志将军——是啊,这是悲怆且宏大的一卷,抗联的故事,林中的密营,怕是要说上几天几夜才行啊。流经故乡的大小河流是很多的,珠河、蚂蚁河、乌吉密河,它们都是迂回千山的小兴安岭有名的大河,早年,常见桅船在水势渺茫的河上鼓帆而过,渡成一幅千尺的人间美景。古籍上说,此地的“老农无事作消遣式之渔业,间或捕得巨鳞十数斤,肩挑赴市,得钱谋醉。”真可谓陶陶之乐,奔来眼底。故乡就悄悄隐藏在茂盛

的森林之中,那里敲响的悠扬钟声,却让故园的烟树人家宁静得如仙境一般。就是这样一个小城,仍不乏英雄的履痕,清代时,一位家乡文士曾写过四百余字的长诗《蚂蚁河吊古》,其中咏道:“地势雄胜源流今,下流乃被黑水吸/黑水即今松花江,横吞蚂蚁水淙淙……金强宋弱乃可哀,微饮蒙尘等与台/五国羁留路经过,泪洒临流独徘徊……亡金无数河边骨,国体翻新天运环……”看来,故乡不仅有温柔的柔情和文化的强势,亦地俗强悍,势撼中原。先前,老宅的后院就是一片林子,忆梦中,林中的大树总是那样密匝高壮,剽悍挺拔的样子,秋日

的阳光一定是射不进去的,林中厚厚的一层松针,赤脚踩上去真是叫人沉醉。推开后院的柴门,洞天别开,苔藓阶,落花满径,恰夕阳在山,远眺苍茫的景象,近赏周遭的绝色秋景,心情是那样的好了。到了落雪的冬日,逶迤而来的山岭已是一派洁素的银装,只有伫立在雪中观赏,才会知道家乡的雪,其深沉与寒冽,远比它表面的细腻与轻巧更具北方大野的个性。在加拿大的黄金小镇,我看到半山腰上瑞士人的登山小屋,曾有几多的不可解,山不是一样的山么?彼此会有怎样的不同呢?但是,人在凛冽的雪的故乡,一切的疑惑才释然了,是啊,我的故乡,我故乡中的亚布力、乌吉密、苇河才是滑雪者的圣地、闯寒者的天堂,到这里才能将滑雪的深味感受得彻底的呀。

对后代的渴望从未想过要后代。我曾是不婚者,自然也是丁克。我一向认为两人世界是最完美世界,没有拖累,一身轻,想去任何地方都方便。没有任何责任,如果分手,也容易,自由自在。我也不想有后代,绝对不想,任何朋友和我谈她的孩子,我头回听会耐心,第二回听会不耐烦。我讨厌孩子,我的姐姐哥哥,从小一起长大的院子里邻居们的孩子,叫呀哭呀,生病呀,江里游泳淹死呀,捣蛋呀,孩子是人质,绑架大人一生。不,我不要孩子,绝不能要。可是我自以为有了家,有了第二个世界,遭其变故后,又逢母亲离去,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多么想拥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鲜活、纯洁、善良,对我充满无私的爱,那就是一个孩子。我意识到这一点,悲痛欲绝,我已四十五岁,错失了当母亲最好的时间,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可就是这一年,我怀孕了。上天曾经从我身上拿走的,现在以

另外的形式补偿给我。陪伴养育孩子的过程,让我重新度过一次童年。我学着做一个好母亲,也为了孩子,我写了奇幻青少年小说《神奇少女:米米朵拉》和“神奇少年桑桑系列”五本,真难以相信,时间转眼已过,十余年了。

写作碎语二则

虹影

为不能发出声音的生活在最下层的女性写作,讲她们的故事,这是我写作的使命。我每次站在长江边上,看船,看江上的鸟,看天空的云,都会跟一个人相关,那就是我的母亲。母亲就是生活在最下层的一个女性,她从忠县乡下逃婚来到重庆,一生波澜起伏,相信好人好报,爱比恨人强,原谅胜过报怨,在1962年,她宁肯背对一切,把我生下来,并用一种超常规的方式养育我,让我野蛮生长。我母亲反叛的血液流淌到我身上,足以解释我所有的生活和写作。



一进入腊月,蜡梅花开的季节就快到了。西北风一吹,蜡梅树叶子纷纷飘落,修长的蜡枝上,布满密密麻麻的花粒,随着天寒地冻雪花飘飘,花苞逐渐一点点变大。满天星般的蜡梅树上的蜡黄色花苞,迎着风雪开始绽放散发着浓香的花,呼唤着红红火火的新春。

我喜欢蜡梅花,因为它是与风雪与严寒俱来的。我小园里种有多种花木,即使冬天开花的花木,一到冬天,必须统统移入室内,只有蜡梅花昂立寒风中,“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我喜欢蜡梅花,因为它又是和欢庆祝福连在一起的。蜡梅花开时,正是新春来临之际,家家户户置办年货时,总忘不了买一束蜡梅花,与那大包小包的年货一起抱回家。

我喜欢蜡梅花,不仅因为它和年节喜庆相连,对于我家小园的这株蜡梅花,它更是和友谊连在一起的。我儿子田英人还在上小学时,市少年宫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活动,让上海市区、朱家角和香港的小朋友结对子,进行“小鬼当家”活动。三个小朋友同住我家,共同生活,从吃住穿行到学习全是他们计划安排。他们第一项“小鬼当家”活动是种一棵友谊树,种什么树呢?朱家角的小朋友提议种蜡梅花,理由是他家有一棵,过年时开花可香呢。于是,儿子让我带他们先去买树,那是二十多年前,市区花鸟市场很多,我家百米外就有一个花鸟市场,恰好有蜡梅花树苗卖,三个小鬼自己挑选,自己用积攒的压岁钱买。从花市买来后,三个小鬼挖土种树浇水,并在树下共同许下美好的心愿。从此以后,小园里就多了一棵蜡梅花树,更多了一份其他树木花草无法比拟的愿景。

到儿子上中学时,他就读的交大附中,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外学生联谊活动,邀请美国旧金山中学生到交大附中,与二中中学生举行结对互学友谊活动。与我儿子结对的是与他同龄的金发蓝眼的陆一磊。那天,儿子把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孩子一领回家,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去小园的蜡梅花树培土浇水,并让我把他们培土浇水的情景拍下来,由陆一磊发给他在美国的父母看。以后一周时间里,我儿子田英人和陆一磊去南京路逛外滩,到城隍庙逛豫园吃小笼包,在富有中国味的年货摊前,感受中国年的欢乐气氛。在浦东登东方明珠塔俯览上海全貌时,这个美国中学生直呼,上海太美了。

大年三十晚上,我们与往年一样,又把蜡梅花树抬进室内,边看蜡梅花开边闻着浓郁花香,边包饺子包圆子。陆一磊这个美国孩子第一次见到饺子和圆子,也第一次包饺子,开心极了。他和我儿子还把中美一元硬币包进了饺子里。看谁能吃出来。巧了,陆一磊吃出了人民币,儿子吃到美元。大年夜,饺子热气腾腾,大红福字喜气洋洋,蜡梅花艳丽浓香。吃年夜饭时,陆一磊收到他爸爸从大洋那边的来电,他在电话中开心地讲他包饺子、吃饺子在中国的情景。他对父母说中国人对他非常友好,在上海很开心。这个大年夜,我们和陆一磊的父母,隔着大洋时空,在蜡梅花下共庆美好的中国新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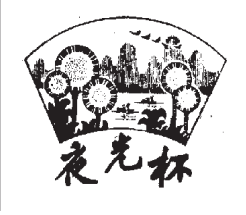
陆一磊回国后,他的父亲专门给我们写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并赠送了饰有旧金山城徽的旅行帽以及其他礼品,并对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友好表示祝贺和感谢,希望中国不断发展和繁荣强大,中美友谊万古长青。这之后,应邀参加上海写作中心写作的美、法、保加利亚、德国等多国作家,由上海作协安排到我家作交流访问时,在小花园里听我讲了蜡梅花的故事后,他们也纷纷培土浇水。虽不是过年也不是花开时节,却在蜡梅花树的年轻里,珍藏进了国际民间友谊交流的新故事。

从那至今多少年过去了,虽历经风雨,小园中的蜡梅花开花依旧花香如故。不仅过年时开着蜡黄的花朵,散发着浓郁的清香,而且每当这时,我们就想起二十多年来,围绕着这棵蜡梅花树,前前后后发生过的许多难忘的故事。“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是的,蜡梅花是美的,美的东西是永远的。

在2022年底突然席卷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病毒浪潮中,刚刚退休龟缩在家里的我也莫名其妙地阳了。熬过了一系列奇怪的疼痛之后,在临近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一张机票离开寒冷潮湿的上海,飞到了邻近三亚的一个小渔村。这里不用穿大棉袄,不用开空调,类似于初夏的暖和气候,洁净的空气和阳光白云,是非常好的休闲疗养之地。小渔村紧邻海滩,一律白色的楼房,据说是政府给渔民造的安置房。挨着小渔村,是几个很大的新开发的居民小区,房主基本上都是全国各地到三亚来度暖冬的外地人。

特别喜欢一大早就步行到海边去,说是一大早,其实也不早了,这里7点过后才日出,因为面朝西南海域,东部有山峦遮挡,这里看不到日出,但那种青天碧海、天高海阔的壮美,仍然动人心魄。海滩上,这儿一堆,那儿一堆,是头晚渔民在近海放网兜捕捞上来的海货,有各种认识不认识的小鱼,有背上带三个斑点的螃蟹,还

多年前,我到尚志去看朋友,向晚无事又毫无睡意,决定邀时任文联主席的老贾同志,一块儿去看赵一曼的纪念碑。那天晚上,深巷人静,寥寥街灯,漫天是细密的清雪,当年的尚志县远不及今日般的繁华。在凹凸不平的雪路上,我们踉踉跄跄地来到赵一曼的纪念碑前。在款款的落雪之下,看到英雄的纪念碑如此的粗糙,我甚为感慨。这之后,此情此景竟挥之不去,在大学的招待所里,竟然用三天时间一下子写了6篇此类题材的作品,其中就有后来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小说《赵一曼女士》。十几年前,当现任的尚志文联主席徐先生让我为尚志碑林也写一句话的时候,我便这样写道:“我是尚志人民的儿子,尚志赋予我灵魂与生命。我有一个梦想,让世界了解我可爱的家乡。愿家乡父老乡亲给予我智慧与力量。”



有大小不等的虾,都是活物。外地人一堆一堆围着他们,一些每年都来的常住户见惯不怪,只管买自己想要的,而像我这样初来咋到的新人,免不了大吃一惊,恨不能每种都买回去一口气尝个遍。中午和下午的海滩,就是小孩子们的嬉戏天堂和各种纱巾大妈们的拍照剧场了。孩子们的直接下海里扑腾,有的带了各种挖沙工具在沙滩上奋力做“建筑工”。纱巾大妈们脖子上一律挂着又长又宽的纯色丝巾,不辞劳苦地摆着各种造型,让对面负责拍照的大爷咔嚓咔嚓拍下她们已经年轻但异常快乐的身影。我最喜欢的还是傍晚的海滩。每天傍晚6点左右,我都会忍不住走出住宅小区,步行过一段绿化带,穿过小渔村边上一个摊位不多但每天都热闹非凡的小市场,五六分钟以后就到了海滩边。这时的太阳已经收起不可直

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我作为一名普通的文学编辑,在一个数九的冬天,带领哈尔滨的六七位业余作者去家乡的林场开笔会,作家们上午写稿,下午讨论,休息的时候便去爬雪山,到高山角、跳石塘去看林业工人伐木。站在作业场的一边,围着雪上的篝火,欣赏林业工人们粗犷的劳动号子,听老林业工人动人的讲述:一位孤僻的朝鲜族猎人,脚缚自制的、短短的并粘上一层兽皮的滑雪板,迅疾如飞地在森林里追赶着鹿群,用绳索套鹿。老伐木工人讲,当年,抗联战士大都脚缚这种短式的滑雪板呢,在这林海雪原上灵巧地伏击倭寇——或许,正是听了这样的讲述,才让当年默默无闻的我成了作家。故乡的名气在国内外越来越大了,真的是“国体翻新天运环”喽。文界的朋友们也常到我的家乡去滑雪,大约是为了亲自诠释“白山王气,黑水霸图”的独家含义吧。电影《集结号》的编剧、著名作家副主席刘恒先生对我的家乡就赞叹不已,冬日里那湿润甘冽的空气,让他于沉醉中有脱胎换骨的感受,而国内外闻名的女作家池莉,因没能在我的故乡滑雪上雪,从楚地打来电话向我叙说她十分的遗憾。或



为有暗香来 (中国画) 冯念康

许,对这些知名的作家来说,到黑龙江的雪都亚布力来滑雪,才是载寒赴远的重要内容。然也不止于此,他们一定还会在滑雪之余,尝一尝我家乡粗放且别致的烹大豆腐、渍菜粉儿、酱焖河鱼、野菜盒子、地道的羊肉包子和滚烫的羊杂碎汤,欣然一饱,可以回味终生的呵。

踏着厚厚的雪,吱吱呀呀地走在故乡里,无论是经过当年的俄人公园,也无论从郭沫若先生题写校名的坡镇中学走过,还是穿过闻名中外的尚志碑林,登上万佛山八面来风的山顶,抑或站在沸腾的亚布力滑雪场上,即便是在深宵人静仰视群星时,

虞美人 读《美芹十论》

秦裕斌
当年十万平戎策,换了三朝耻。霜风明月对闲时,乃信英雄多有不能为。而今壮志还余几,寄了江湖里。凭夸吴越好云烟,却是长安人物胜临安。

也为自己是尚志人民的儿子而感到无比自豪。是啊,我也曾经去过因斯布鲁克的滑雪场,可是,我更爱我故乡亚布力的滑雪圣地,它以瑰奇的山势、泻银般的雪道、纯朴的真挚,成为每一个滑雪者永远的珍藏。

海边的日常

谢倩霓

这时的海滩上,堆着一摊一摊渔家这一天出远海捕获的劳动成果。一群受雇的当地妇女,围着鱼虾堆用小钩锄一边扒拉,一边进行分类。较之早上,此时的海产品种类繁多,各种形状,各种颜色,各种大小,令人眼花缭乱。这样的场景,自然会有更多的外来居民围着看新鲜,渔家都带着秤,带着可以刷码付钱的二维码,可以随时买卖。很多人喜欢买杂鱼,一些不同品类的小鱼混杂在一起,一二十块钱可以买一大袋。我买过一次带

鱼,十元三条,非常新鲜美味;还买过一次个头巨大的皮皮虾,身长有我一个半手掌的长度,真是非常惊人。到了晚上,渔家和游人都散去了,海滩安静了,但烟火来了。许是邻近春节,每天晚上,都会有人跑到海滩上来放焰火,天空将黑未黑,深蓝的天幕透着红的黄的薄薄的云霞,是大自然之手打造的美丽而奇异的布景,焰火一朵一朵在这布景上绽放,是无可比拟的奇诡绝美的景色。我本来带了一大堆N95口罩、一次性手套、各种消毒棉球和消毒纸巾。在习惯性戴了几天口罩之后,就把一切都抛到了脑后,占据我行李箱约三分之一空间的这些防疫用品,现在已经成了一堆累赘。

十日谈

烟火人间 责编:殷健灵

烟花之后,硝烟散去,长夜将尽,新的日出终于被喊出来了。